五代史記

一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髠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 子渥 隆演 溥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弃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兵衆數萬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

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

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
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
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閻襲曰吾欲
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
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
鍠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
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
兵攻鍠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弃城走
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
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

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輙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斃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

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

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
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
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
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
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葛山弘
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
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若自弃于
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
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
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

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

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顒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顒顒敗死初顒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顒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顒解兵顒恨之顒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顒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顒怒曰吏欲我下獄也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

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决茂章乗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

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

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
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
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
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
愼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
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
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
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
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

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
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
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
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
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
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
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
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司馬
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
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

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
執存及知新以歸楚　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
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
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
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
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
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
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
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
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

入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正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謂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劒戟府中

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

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隆演乃
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
謂温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患之
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温同受顧託議者謂公
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
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
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
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
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
不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

温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
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
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温由是專
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
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
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
方攻蘇州敗歸歎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
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
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
敗之執全諷彦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

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
饟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
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
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
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
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
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
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
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
再用以兵送王檀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

用圜之降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
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
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
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
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
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
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
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
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潛楊林江水中出

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

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至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温疑至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

捷召諸將入賀擒至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册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顔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章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

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
鄂州李簡鎭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
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鎭東大將
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鎭金
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
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
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
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
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
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

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
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
溫深然之因留冑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
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
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
十四謚曰宣弟溥立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
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
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
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

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温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

旗幟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内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

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為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子景

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
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
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
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謀司徒
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
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
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
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
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
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叅政事二年知誥建齊國

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王十一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

昪元六年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宫嚴兵守之絶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絶

徐温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未甞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温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温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弑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温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温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

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獄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悸而泣曰吾見年㓜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偽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

汝輩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鍔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鍔感溫前言臨戰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

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化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

爲譎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武李昪僭號號溫爲義祖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寛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　子景　景子煜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

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寛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温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温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温甚孝謹温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劒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昇以

手爪搯之昪悟起走乃免後昪自潤州入覲知
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
昪昪起遁去知訓以劒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
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昪貴以彥
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
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
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
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
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
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

却之曰士衆尚多晷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遥
秉大政而吴人頗巳歸昪武義元年拜左僕射
叅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巳子代
昪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昪秉政會溫病卒
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昪謀誣知詢以罪斬其
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昪
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
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
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昪東海郡王昪照
鑑見白髭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巳就而吾老

矣柰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嘗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巳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巳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為

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昪國號齊改元昇元昪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昪復姓昪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

改名曰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爲義父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

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昪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欵于昪昪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

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

經營之略也然昊人亦頼以休息七年昪卒年
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
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温死
昪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昪鎮金
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
廣陵輔楊溥昪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昪
立封齊王昪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
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
城王景達鄂王景逷前未主爲保寧王秋改封

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群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群賊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貫

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侯嚴恩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群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

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闕求見昪曰臣事先
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
故延接疏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
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
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昪
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
宋齊丘爲昪謀篡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
九華山昪屢招之乃出昪僭號未幾齊丘以病
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昪立復召爲相而陳覺
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

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
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
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
進弑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
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
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
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
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
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
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

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劒浦富沙三縣置劒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陳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慚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

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吴越吴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吴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

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
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是合其號貶文蔚
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子洗
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齊王南
昌王弘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
部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
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
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聞守貞已敗乃還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群盜多送款於
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

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遯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殺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景以希蕚爲洪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
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
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
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
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
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
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遯
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
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
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

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
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
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
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
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
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
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
爲清淮軍節度使以距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
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
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閘

瑴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瑴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荅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

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弃城
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
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
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
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
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
宗不報分兵襲下楊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
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
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
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荅前遣鍾謨等幷晟

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擁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

李昇

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邀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無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渦口欲再幸楊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楊州訓請弃楊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廵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

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决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楊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

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
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
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
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
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
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
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
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
周師復取海泰楊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
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

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

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
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
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
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
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
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
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
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
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
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

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
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用事夢錫每排斥之
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
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耶
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
見殺欲報其寃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嚴續
素有隙覺常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
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
請使于周驗其事景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
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

曰續能爲諫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
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
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
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
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子
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
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
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
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

計景因營緝諸城諜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賛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六十四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

子巽巳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巳下無職事者日二負待制於內殿五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

病卒泉人因幷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一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

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

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
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
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
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
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
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
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
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
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爲高談不恤
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

佑自縊死七年
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
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
朝廷求緩師不荅八年十二月 王師克金陵
九年煜俘至京師
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
事具國史子世家 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
事云
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
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

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
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
材辯宜有以待之
太祖笑曰第去非尒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
而言曰李煜無罪　陛下師出無名
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
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
太祖曰尒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
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
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

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攄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嘗爲其辭著之過歟據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爲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案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国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校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閩国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具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国當爲三年周取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羲當晉開運元年周

李昪

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爲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羲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尔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国至皇朝開宝八年国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 子衍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

生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入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燄中過宿坂

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
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
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
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
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
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
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
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
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
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

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

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
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
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
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
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
兵接都畿公盍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
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决建遣軍士
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
飢須此爲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
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

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
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
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
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
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
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
迎建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
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
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
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止後建遷敬瑄

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彦朗卒其弟彦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彦暉東川旌節綿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彦朗死建欲圖幷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敗之鍾陽厚走還綿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彦暉已得

節鋅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鄭王爲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

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拍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為節度使於是并有两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宦者韓全誨等刼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聞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為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

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乗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

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皆爲翰林學士周愽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

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膺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揔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龔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龔龔雖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也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龔

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宛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貞唐襲爲三面招討

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柰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

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絶兩國之懽已而梁太
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
蜀入梁之印劒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
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
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
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
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
膺爲人猳喙齵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
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

子判六軍劍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庚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譖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使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語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

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
事爾建疑之襲請召營兵入衛元膺初不為備
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
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
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
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
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
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
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
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

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河渡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晝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特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群書以實之以内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

王建

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内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决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

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辭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

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

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恍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泣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

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効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

朔上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

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至縣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縣谷還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縣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及衍節

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
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
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
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
族及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
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
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
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
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弃吾知其禍不旋踵
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

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
魏名弘夫建録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
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
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
宗弼以蜀珍寳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
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
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録之爲
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
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太子太
保奉朝請以鍊丹養氣自娱衍爲淫亂獨宗壽

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
迎降魏王嘗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
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賂賂守者得入見
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
壽走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
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
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
葬之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
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

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幷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

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

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乱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乱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

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運曆圖九国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祐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 子昶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人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佗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

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
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
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
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
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
有司盛供帳多出内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
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
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
益令人悲尒吾憶先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

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

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
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
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拜
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賚官告賜之因以爲
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
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
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
制之初知祥鎭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
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
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

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倒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而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

孟知祥

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從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荊南詔知祥以兵下峽

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

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使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重

誨信言事者以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
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
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
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
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
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
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
秘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
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
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

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
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
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
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
已而聞唐軍上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
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
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
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
代將其軍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
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

馳詣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珣閉壁軍敗東歸乃弃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置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亦旋所在守將又皆弃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

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責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

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
曰自古豈有殺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
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
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
知祥卒不遣使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
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
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
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
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
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

遣環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
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
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
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
制行事議未決而環至蜀知祥見環倨慢九月環
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鎭節度
其餘刺史巳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
慶公主巳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
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昆求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孟知祥

行成都尹劒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

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
改元曰明德六月以劉籛至成都知祥宴勞之
以劉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
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
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
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
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
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絶

孟知祥

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十二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在秦晉咸和九年十二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

客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加納柰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寛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幷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

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
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
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
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
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
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
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於太原中國多
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
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
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

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

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邪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荅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荅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楊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娱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宋興已下荊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

書閤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為邊吏所得
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
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
南臨汴水為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
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
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為童子
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
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
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為捲簾使樞密使王
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為

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劒門玄喆輦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劒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

言來蘇小路出劒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
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劒門與全斌
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
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
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
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
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
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
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
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

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佗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

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鋹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繆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